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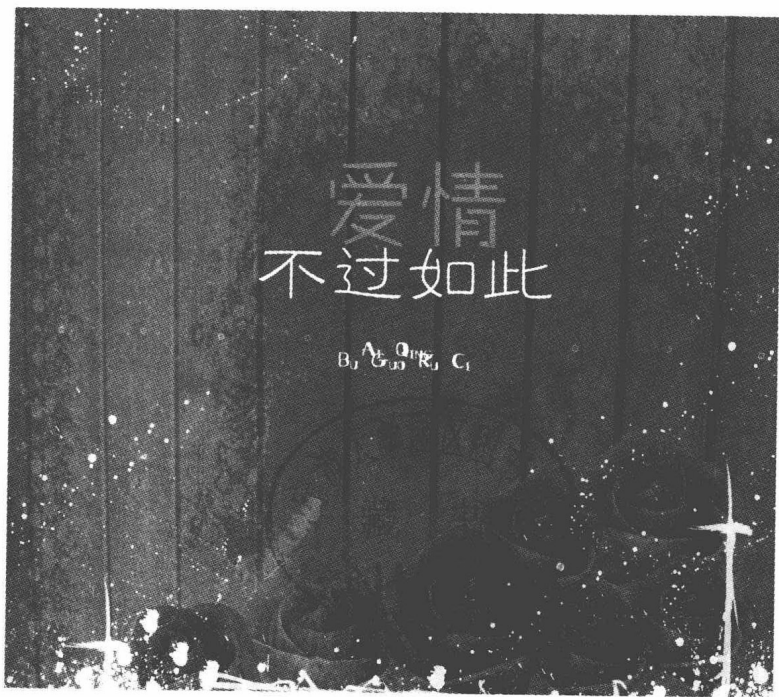
爱情 不过如此

A E Q I N G
B U G U O R U C I

陈陌 著
CHENMO WORKS

《诗经》中早已教过“于嗟女兮，无与士耽。士之耽兮，犹可说也；女之耽兮，不可说也！”
那么多深宫怨词，那么多红颜争斗，看起来都不过是寂寥苦楚的别样表述。
卓文君的那句“愿得一人心，白头不相离”像是期许，又像是怨叹。

 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

陈陌 著

(鄂)新登字0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不过如此/陈陌著. 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
2010.10

ISBN 978-7-5430-5316-8

I. ①爱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83381号

选题策划:邢越超

著者:陈陌

责任编辑:肖德才

封面设计:LY装帧设计

出版:武汉出版社

社址: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编:430015

电话:(027)85606403 85600625

网址:<http://www.whchs.com> E-mail:zhs@whchs.com

设计制作:LY装帧设计

印刷: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787mm×1092mm 1/32

印张:8.5 字数:240千字

版次:2010年11月第1版 印次: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6.80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目录 CONTENTS



第一章

告别错的,不代表会和对的相逢 1

第二章

敲门的是寂寞的白月光还是那个 Mr. Right 39

第三章

爱情从来都是因为跌宕而生姿 81

第四章

记取幸福时,别追问真相 141

第五章

换一方天地,也换一番生命 185

第六章

你看你看,爱情啊,不过如此 247



第一章

告别错的，不代表会和对的相逢

01 分别永远比遇见轻易

轻扬到家的时候，罗帆正在厨房里忙活。她看了看杯盘琳琅、烛台鲜花罗布的餐桌，陡然间想起，今天是他们恋爱七周年纪念日。

原来七年了。

她脱下大衣，将行李箱推至墙角。七年，想着这个数字，她心里颇不是滋味。

罗帆听见动静探出头来，看到她，脸上立刻绽出笑容，“回来啦，累了吧？快休息一会儿，大餐马上就上桌了，等会儿还有个惊喜要给你呢。”他抬起满是油星的双手，轻轻地拥着她，在她额头印下一吻。

大闸蟹、神户牛排、澳洲龙虾，还有她喜欢的粉玫瑰，轻扬坐在餐桌边觉得自己连挤出的笑容都那么勉强。罗帆点起蜡烛，室内变得影影绰绰。

他故作神秘地对轻扬眨眨眼，“亲爱的周轻扬小姐，你准备好和我一起迈入第八年了么？”

轻扬想着接下来自己要说的话，尴尬得脸都红了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开口。

罗帆没察觉，抿着嘴一笑，“哟，飞扬跋扈的周轻扬小姐还会有说不出话的时候，那我就当你默许了。”

语罢，他从玻璃酒柜隐蔽处拿出一瓶似乎特意准备了很久的红酒。正当他拿开瓶器准备开启时，轻扬轻轻地说：“罗帆，我想……我们还是分手吧。”

罗帆一怔，开瓶器一歪，尖端差点戳到他的手。

轻扬看到他的背影晃了一晃，伤感也被这一晃变成开了瓶的香槟，不断地喷涌出来，她越发觉得下面的话哽在喉中，像是一枚枚细小的针，绵绵密密地扎在喉管，咽不下又吐不出。她舔了舔干涩的嘴唇，“这段时间，我想了很久。对不起，罗帆，就像我们从前很多次争吵时说过的，我们都不是彼此想要的那一半。你要的稳定的老夫老妻式的生活，我还没想过；而我想要的浪漫冲动，在你眼里可能是孩子气。”

她说得低沉清晰，每一个字都像是响雷在罗帆的脑门上爆炸开来。沉默了许久，他终于用劲拔出软木塞，将酒斟满，一饮而尽。

他转过身，“今晚这些，还不是你想要的浪漫冲动么？”他竭力让声音听起来没有那么颤抖。

轻扬眼圈红了，“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尽力了，可是……”

罗帆像赶苍蝇似的挥手，打断她的话，“所以，你决定了？”

在他喑哑的声音面前，轻扬觉得无地自容，狠狠心点了点头。

“好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”罗帆放下高脚杯转身进房，很快拖着一只行李箱出来。他把钥匙放在大理石茶几上，“其他的东西暂时先放在这里，我来拿之前会和你联系。”

“何必这么快？”轻扬始料不及，心怀歉疚道，“这么晚了，等到明天你再走吧。”

“还不到九点，没关系。我有地方去。”他顿了顿说，“别担心，再见！”

这次连轻扬都听出了他语尾压抑着的颤音。

即使留下来过了这一夜又如何呢？罗帆心里想，分手的念头轻扬早就表现出来了，他一直当做不知道尽力弥补，可她还是说出来了。

他觉得倦了。眼前这个女人，他越来越不了解，她到底要什么呢？她心里曲曲折折的那些羊肠小道，归根结底是要通往何处呢？

突然涌上心头的愤怒和无力感让他用力拉过行李箱径直往门外走去。

行李箱的滚轮哐的一声撞在餐桌腿上，将餐桌边缘摇摇欲坠的酒瓶送下了地。

玻璃四溅，清脆的声响之后，昂贵的汁液汨汨的流淌声也仿佛清晰可闻，刚关上大门的罗帆听到那声巨响心里有种爽快感。他裹紧大衣，看着寂寥的深秋夜空上残缺不全的几颗寒星，扯了扯嘴角想笑，热泪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。

轻扬收拾残局的时候，意外地发现罗帆特意准备的酒是轩尼诗。看到熟悉的LOGO，轻扬坐在地板上哭了起来，她知道罗帆对这些奢华的大牌不懂也不在意，只是为了她虚荣的情调，才一再妥协尽量满足。身上的白羊绒开衫沾到红色的汁液，像淋漓的鲜血般刺目，她觉得自己像刽子手，残忍地屠杀了罗帆的爱情，或许还有他的爱情信念。

可是，她也别无选择。在有限的可以自我挥霍的时间里，她多么希望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心底一直冬眠着的欲望。

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哭了至少半个钟头，她起身去洗手间洗脸。她把脸浸在冷水里，对自己说：“周轻扬，这一次千万不要回头，这才是对自己和罗帆都好的选择。”

二十岁的时候，有人问过她：周轻扬，你知道自己要什么吗？

她迷茫地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

对方笑了，周轻扬，真正明白自己要什么的人，才是成熟的。

二十九岁的冬天，周轻扬终于敢承认自己要的是什么——她要浪漫、要刺激、要心动得像是明天就是世界末日般的爱情。在罗帆圈起的摇篮里，她一日一日地昏昏欲睡，但心有不甘。

都是年华似水，为什么别人是尼亚加拉大瀑布，而她只是小溪潺潺呢？

那些过去不敢承认、甚至刻意忽略的欲望，都在这个二十九岁的冬天舒醒。

爱情是什么呢？

对于罗帆而言，朝夕相对即使相顾无言也有一种相濡以沫的温馨；而周轻扬，却始终对那种突如其来、像利箭击中心房的悸动和漫长相思中的缠绵和激情念念不忘。

在还聊以勉强称之为青春末尾的末尾，她多么渴望能像二十岁时那样再爱一场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看着身边人就会不自觉反问自己：

你还爱他吗？

甚至是，你真的爱过他吗？

无爱的相守和绝情的成全，到底哪一个更接近爱的本质？

梁均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罗帆已经从他们的房子里搬出来好久了。她环顾着完全被清洗掉男主人痕迹的屋子，明明是熟悉的地方，却无端端觉得哪里不对劲。

“后来，你们就没再联系过？”她难以置信地问。

“嗯，可能暂时还做不成朋友吧。”轻扬光着脚蜷起身子缩在沙发里。

“这次这么坚决，你不难过？”

轻扬点头，“想了很久了，虽然难过，还是不要拖下去的好。”

梁均上下打量着她，“啧啧，这可一点都不像你呢。”

轻扬无奈一笑，耸耸肩不语。

“你们的财产分割进行得怎么样了？”说不了几句话，梁均的精明律师面貌就流露出来，“你们虽然还没结婚，但那么多共同财产，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他拿了部分存款走，车子归他，房子归我。”

“这么简单?”

“当然，难道要闹到像你那些客户那样争得面红耳赤才好?”轻扬皱眉，不想继续这个话题。

“不然我们哪有饭吃?”梁均不在意地笑笑，“罗帆对你真算有情有义。这房子虽然首付是你的，但贷款他也担了不少。这样的男人你就这么轻易地放走了?”

“不爱他，还拖着他做牛做马，不是更过分?”轻扬将脚缩回羊毛毯里，明明开足了暖气还是觉得寒气四溢。

梁均端详她半天，叹口气道：“晚上找她们几个出来聚聚吧，也算是庆祝你回归单身。”

轻扬料到闺蜜们都会觉得她的分手蠢不可言。即使是游戏人间的苏眉，都摇头叹息：轻扬啊轻扬，你会后悔的。除了罗帆，谁还可以包容你一日三变的散漫个性啊?

可爱情不是包容就能涵盖全部的。轻扬想，这次她就愿意孤注一掷，哪怕是换得片刻的醉生梦死。

“你真的做得到吗?”

看着她们担心疑虑的神情，她不服气地想：不试试怎么知道呢?

好，那就试试吧!

02 每一个遇见在遇见的时候都难分对错

老板通知轻扬圣诞专题要改版的时候，离圣诞节只有半个月了。原先做的采访稿、外拍的图片、联合商场做的活动都已经准备就绪，可老

板说必须要换。老板肥短的手指一下接一下敲着红木办公桌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轻扬啊，现在做传统网站很难有什么成绩了，人人都想在电子商务中分一杯羹，我们也不能例外。这次的圣诞专题，你想办法和电子商务结合一下，就算是以后我们改版的试点。啊？”

轻扬看着他瘫在老板椅上的肥胖身躯，压抑着不满，“您的想法很好，可是能不能我们到春节换专题的时候再试验呢？这次时间可能有点紧，我怕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就被老板皱起眉头粗声打断，“时间挤挤还是有的，这种事情不能拖，计划了就得办。去吧，吩咐他们加班加点也要弄出来。”

轻扬看事情无法扭转，只得灰头土脸地转身出门。手刚挨上门把，老板又说道：“轻扬，你做主编有两年了吧？这次网站转型也是对你的考验，千万不要让我失望！”

轻扬勉强地回头，礼貌性地笑笑，走出去后发现手里的笔记本快被攥烂了。

和她料想的一样，编辑部每个人都怨声载道。美编小游撅着嘴抱怨道：“周主编，您就没和老板说说么？原先的专题我都熬了几个通宵画版修图了，这下前功尽弃了。”

轻扬只能轻言细语地安慰加利诱，看着众人阴沉的脸色，硬着头皮将分工安排下去。原本轻快的办公室气氛瞬间降到冰点，即使是唇枪舌剑的选题会，轻扬也觉得没有此刻难挨。

残红的夕阳一点点地将光线回收，等光晕在窗边消散，正好下班打卡的钟声响了，可没人动弹。十几个人的屋内就像是死水般沉寂，只有鼠标、键盘的声音，像是抗议似的，传到轻扬耳中分外刺耳。

轻扬拿着外套起身，“我去给大家买点吃的吧，想吃什么？”

“炸鸡，脑力劳动需要大量的卡路里支援。”半天，才有人瓮声说道。

轻扬穿过几条街去肯德基买全家桶。正值晚饭时间，KFC 被带着孩子的家长、甜甜蜜蜜的情侣塞满。

拥挤的队列中，前面一对大学生模样的情侣正耳鬓厮磨说着悄悄话，两人不时地会心一笑、打打闹闹。轻扬心生感慨：年轻真好啊！她那个时候在干吗呢？读书、写酸溜溜的小说、还有暗恋舒意沉？

她又想起温和体贴的罗帆，如果她肯结婚，是不是也会像眼前这些温暖家庭一样其乐融融？她心上一凛，不是下定决心绝不后悔的么？怎么又想起这些？同情自己是卑劣者的勾当，轻扬背着村上春树小说里的句子。

轻扬拎着满满当当的食物回到写字楼，还没进电梯就被一个人影挡住了。她吃惊地抬眼看去，原来是新来不久的摄影记者庄岩兮。

他笑嘻嘻地把手中的袋子对着轻扬一晃，“今晚可能要熬夜，我买咖啡给大家提提神。”

轻扬哦了一声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估计不只今晚呢，她心里愧疚不安。

庄岩兮对她眨眨眼，“这不关你的事啊，是上头朝令夕改。我们这些小兵还可以对你抱怨，你倒真是有口难言，估计是最郁闷的啦。”

她有点讶异又有点感动，这个二十出头面色白净的小伙子，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善解人意呢？刚刚被寒风塞满的胸腔渐渐暖和起来。

庄岩兮接过她手里沉重的塑胶袋，“听说你最喜欢焦糖玛奇朵。”

“啊？”轻扬惊讶，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庄岩兮笑，“我猜的，甜美的女孩才会喜欢这么甜蜜的口味。”

轻扬觉得脸上烧灼，一定红透了。二十五岁之后就没人夸过她甜美，何况还是一身冷冰冰的工作服、一脸倦容、妆也花了的现在。这个男孩的一双桃花眼闪得她就要晕了。

找到合作的电子商务卖家之后，又让技术部门制作后台。轻扬这几天忙得脚不沾地。明明是阳光大好的周末午后，她却要跑去监督拍照。

因为时间仓促，找来的模特大多是半调子。庄岩兮不停地攀高爬低找角度，浓黑的眉头打着结，还不时地叹口气摇摇头。负责找模特的编辑小麦不停地解释说：“时间紧预算少，摊上这么个大节，想找到合用的模特难比登天。”轻扬点头不语。

摄影棚里灯光炽热。待了一会儿，她受不了就去走廊透口气，推开灰蒙蒙的玻璃窗，阳光晒在身上，被蒸热了的空气涌入肺里，这段时间被忽略的疲倦渐渐袭来。轻扬找了个不易被察觉的角落，不管身上的羊绒套装，坐在一摞废弃的纸盒箱上。踢去高跟鞋，脚尖瞬时因为血流顺畅而温暖起来。

楼前广场上有三五成群滑板少年正呼啸着东奔西驰，早早装扮好的圣诞树、花花绿绿的彩带和广告牌都立在阳光下，看起来气氛欢快。路过的每个人脸上似乎都刻着此刻要去往哪里的标语，唯有她不明方向迷茫地坐在这里晒太阳。从二十二岁起，大部分的时间就交付在这座玻璃钢化外壳的写字楼里，那些悲欢喜乐在这一刻似乎都变得不值一晒。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她突然觉得孤单得这么可耻。

主编也罢高薪也罢，这些都像是被胁迫着走来的。她仰起头靠在墙上，阳光直射下，眼睛里都是红色的光晕。刚走进这幢大楼时，只希望找个无风无浪的稳定职位，然后和心爱的人执手偕老。那年的盛夏才告别舒意沉，冬天又在这幢大楼外遇见罗帆。

时近隆冬的天气总是将寒意夹带在阳光里，坐久了才觉得冷。她正准备回摄影棚，起身才感觉到旁边有人，扭头一看，庄岩兮似乎来了好久。

庄岩兮正等着被轻扬发现的这一刻，他手插在口袋里，靠在白墙上，衬得轮廓硬朗的脸更加神采飞扬。他神情自然地笑着，“发现什么了？一

个人呆坐这么久。”

“没什么，休息一下而已。”轻扬觉得这个男子的目光灼灼得让她不敢正视。

“这段时间很累吧？晚上一起轻松一下？”

这算是邀约么？轻扬愕然。这个小男孩的照片很有新意，在女同事中也颇得人缘，向来花名在外。

庄岩兮看她不说话，猜到她的顾虑，笑着说：“拍摄结束后，大家准备一起喝一杯的，一起来吧。”轻扬不便再推脱，点点头起身欲走。

“嘿。”庄岩兮在背后叫住她。她一回头，他用双手拇指食指搭成相框的样子放在眼睛前面，嘴上模拟快门咔嚓一声，“你四十五度角简直美极了。”

轻扬觉得自己的脸一定又红了。

等轻扬校完稿回来，摄影棚里早就人去楼空，只剩下庄岩兮蹲在地上收拾器材。

“不是说大家一起出去的么？他们人呢？”轻扬问。

庄岩兮直起身子，放下手里的活，走到她面前，“因为没人配合我的借口，所以……都走了。”

“啊？”轻扬没听明白

庄岩兮看着她一脸茫然的样子，笑起来，“那只是我怕你拒绝的借口啊。现在生米已经煮成熟饭，你不介意答应和我出去吧？”

这下轻扬更不知怎么接口了，当下只觉得尴尬。

“你饿么？”庄岩兮问道。

“还好。”

“那我们就先找个地方喝点东西吧。”

轻扬坐在露天咖啡座的摇椅上，看着车水马龙的江滩出神。都说城

市是需要晚上看的，白天熟悉的柏油大道一到夜晚就变身十里洋场，两岸闪烁不停的霓虹灯都倒映在江面上，连着波涛暗涌、星光点点，晃得江岸上人眼都花了。三三两两的游人多半是化作连体婴的情侣，大冷天里捧着热咖啡卿卿我我，将冰冷的空气都融化。

庄岩兮看着她出神的样子，觉得好奇，“你以前很少晚上来这里么？”

“大学毕业以后就没来过。”轻扬坦白。

“良家女子。”庄岩兮拨弄着吸管，有点嘲笑的眼神飞到她黑白分明的眼珠里。

轻扬听到这四个字仿佛如芒在身，立马就被刺痛了，她回敬道：“当然不敢比你游惯花丛。”

庄岩兮当然听出她语气中的不满，哈哈大笑。

轻扬被他这一笑，顿时觉得自己太过小家子气，反而有点不好意思。

“你为什么要过得那么紧绷呢？”庄岩兮收起笑容，正色对着她，“你每天在办公室里都像是背负着很大的压力，旁边的人看了都替你累。”

“是吗？”轻扬笑，“你过几年也就知道为什么了。”

庄岩兮摇头，脸上是不以为然的表情，“你不用装作历经世事的樣子。我看得出来，这压力你背负得也是不情不愿。”

轻扬的笑容僵了一下，“怎么说？”

“每次要出差，或者有要改版，你的脸上就把那种天不从人愿的无奈写得清清楚楚。”

“这么明显么？”轻扬吃惊不已。在职场历练这么多年，自以为世路如今已惯。

庄岩兮耸肩，“或许只有有心人才能看见吧。”

轻扬对上他黑亮的眸子，似乎看见桃花蹁跹，他自然上勾的唇角时时刻刻都是在微笑。她突然想吻他，想伸手摩挲他被青青胡楂覆盖的下巴。

他身上弥漫着一种魔力叫做冒险，让她在这个暧昧的夜晚轻易地被

蛊惑。

03 孤单的时候，你总是分不清爱情和暧昧的区别

早上在宾馆的大床上醒来，轻扬恍惚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昨晚的事。

枕边已经空了。她跳下床拉开窗帘，深冬的阳光像是光滑的绸缎，30层高楼下的人群渺如蚂蚁。她发了好一会儿呆才回过神来。一想到昨晚的事，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疯狂感觉，是一点点惊讶加一点点恐惧加一点点如释重负的喜悦。

她光着脚跑进浴室，打开莲蓬头，仔细端详着爬满水汽的镜子中的自己。很多年没有这样紧张地检查自己，快三十岁的身体终究是和少女时期不同。她捏了捏腰间鼓出的那点赘肉，心情懊丧。

快出门的时候她才注意到手机里有一条未读短信，庄岩兮的。

“早上我要拍外景，所以先走了。有 Surprise 在办公桌上。晚点见！”

时间慢慢逼近圣诞节，可天气还是一日复一日的晴朗，谁说不是好兆头呢？轻扬看着光秃秃树梢上金色的阳光，眯着眼笑了。

虽然杂志上的心理医生们都摇旗呐喊办公室恋情是再蠢不过的事，尤其是和比自己小好多岁的下属，可轻扬由衷地觉得快乐。

庄岩兮每天神不知鬼不觉地往她的办公桌上放一杯咖啡，开会时两人偷偷交换眼神，下班后约在离公司两站远的地方约会……这种掩人耳目的游戏，他们玩得乐此不疲。

特别的是，庄岩兮的咖啡单里再也没出现过焦糖玛奇朵，今天是摩